

DIE ANTWORT
KENNT NUR DER WIND

Johannes Mario Simmel

西默尔 | 著 朱刘华 | 译 漓江出版社

欧美畅销书丛

答案只有风知道

欧美
畅销
书丛

答案只有风知道

西默尔 || 著

朱刘华 || 译

漓江出版社

ZHIDAO

FENG ZHIDAO

HIYOU FENG ZHIDAO

AAN ZHIYOU FENG ZHIDAO

DAYI ZHIYOU FENG ZHIDAO

FENG ZHIDAO



桂图登字：20—99—066号

Die Antwort kennt nur der Wind

Johannes Mario Simmel

(c)1973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Knaur Nachf., München

本书经授权出版，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答案只有风知道 / (奥)西默尔(Simmel, J.M.)著;朱刘华译,一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0.1

(欧美畅销书丛)

ISBN 7-5407-2486-2

I. 答… II. ①西…②朱…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1945号

答案只有风知道

[奥] 西默尔 著

朱刘华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75 字数470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5407-2486-2/1·1483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本小说情节的发生地点主要是在戛纳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包括酒店、游艇、赌场、商店、饭店和其他许多地方，以及一群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可爱的人。这些人口头同意我在书里提到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另外，我的小说里还有另一组人，他们跟整个情节一样，都是自由虚构的。任何跟真实事件和机构的相似都纯属巧合，尤其是货币危机、世界范围的金融操纵和跨国公司，或者这第二组人中的人物，不管他们在世与否。

献给阿格奈蕾特

我处在一个不是黑夜的夜里，
这时你来了，我可爱的容颜。
你让这黑夜变成了可爱的白昼。
你唱歌，柔情地为我斟酒，
讲我永世难以忘怀的话语，
散发出远古时代的神圣气息，
让这难熬的夜像烟缕一样消逝。

——波斯诗人菲尔杜西
公元 939 年至 1020 年

序 幕

1

小伙子将一根长缆绳的尾端甩过他的头顶，老翁灵巧地接住、拽牢。那是一艘装着后置式发动机的小船。小伙子用它把昂热拉和我从游艇上接过来。它在轻柔的波浪中晃晃悠悠，滑向台阶。台阶修在安提伯斯海岬西南端，凿岩而成。老翁站在一级淹没在水里的台阶上。这里的海是深蓝色的，清碧见底，看得见所有的岩石和深处的每一种植被。我看到一群群的小鱼。这些鱼不比缝衣针大，数百根缝衣针。

老翁已经把小船拉近台阶了。他穿着一条米色麻布裤子和一件退色很厉害的米色衬衫，尖瘦的头上戴着一顶宽边平顶帽，裤管和赤裸的褐色双脚都泡在水里。这位老人饱经风霜，腰躬背驼，被生活毁了。双手上粗筋暴突，扁平的指甲断掉了，双脚、胳膊、双手和脸上的皮肤像一层皴裂的羊皮纸。这老翁想必从童年起就受尽阳光曝晒，风吹雨打，在水边度过。他有一张慈祥的脸，脸颊深陷，颧骨鼓突。老翁冲我们微笑，笑的只是眼睛，不是嘴。他的眼睛像海一样深蓝。老翁没有张嘴笑，因为那嘴闭得紧紧的。老翁显然很吃力地拽近缆绳的末端，同时让船保持着平稳。这老翁一定年纪很大了，但是他还一直在工作，他的眼睛仍然明亮犀利。

小伙子敏捷地跃上台阶。他名叫皮埃尔，是游艇上的副水手长，游艇泊在海上。皮埃尔身穿白裤子和白衬衫，跟我们大家一样打着赤脚，现年二十一岁。船长名叫马克斯，二十八岁。皮埃尔认识这个老翁。他们彼此以名相称。我将昂热拉和我的鞋交给皮埃尔，然后在船上站起来。皮埃尔抓住我的手，我跳上岸去。我抓住昂热拉的手，她也跳上岸来。

“您好，夫人。”那个很老的老翁说，“您好，先生。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是的，”我说，“真好。”

“但也很热。”老翁说。

“是的，”我说，“热得很。”

我们讲法语，老翁带有一种特别的口音。昂热拉问他：“您是马赛人吗？”

“马赛人，夫人，当然是马赛人。”老翁说。这时，皮埃尔从他手里取走缆绳末端，又跳上船去。老人不光是眼睛发笑，现在他的嘴也笑了。他笑时露出一嘴精制的假牙，牙齿大小相等，在太阳下闪亮。我在裤兜里找一张十法郎的纸币，老翁察觉了，说：“算了吧，先生。您肯定还要坐船回去。如果那时候您想行善……但这没有必要，真的不必。”

“这当然有必要。”昂热拉说，“我们大家都得生活。您在这儿干到什么时候？”

“从早晨到午夜，夫人。”老翁说，“大多数时候还要长。总是有这么多人来，他们中有许多都是夜里很晚才出发。我睡在对面的绿草屋里。”

带刺的灌木和高高的野草之间散布着许多用木头搭成的矮小破败的平房。我听说过，这些草屋是出租给想做爱的情侣们的。总有许多这样的情侣，几乎没有一间草屋是空的，但这老翁似乎有一间。

“白天，当太阳火辣辣时，我在这里也会睡着。”他眨眨眼说，“在这种烈日下，一点酒也喝不得。但有时我感觉不怎么好，您知道，那时我就喝上一两口，喝完后倒头便睡，直到有人叫我。”

“您喝什么？”昂热拉问。

“啤酒，”老翁说，“这是一种好饮料。”

“那是。”昂热拉说，也眨眨眼，冲他莞尔一笑。在我们下面，皮埃尔发动了后置式发动机。小船划出一条大弧，在船后激出一道高溅的水迹，冲回游艇去。

皮埃尔现在去接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了。我们没能一下子都在小船上舒适地坐下来。游艇是特拉博夫妇的，名叫“沙利马”。

昂热拉穿上她的鞋，我穿上我的，同时望望手表。此刻是下午两点差两分，从这一刻起，我还有一小时二十一分钟好活。

“您在马赛是干什么工作的？”昂热拉问。

“我跟我妻子住在那里。”老人说，“但我那时几个月不回家，有时很多个月不回家。我在一艘货轮上当船长。泰莱莎不是马赛人。她来自北方，是利摩日人。尽管如此，她在马赛感到非常舒适，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这老翁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健谈，“我妻子很漂亮。可惜她比我年轻许多。当我有一回行船回家时，她不在家。她留给我一封信。”老翁用一根长绳从海里吊出一瓶啤酒，打开瓶塞，拿手背擦擦瓶颈，把瓶子递给昂热拉。“您喝吗？”

“在这种烈日下不喝，谢谢。”昂热拉说。

“您呢？”

“我也不喝。”我说。

老翁把酒瓶举到唇前，喝了一大口。细浪沙沙，拍打着我们脚下的台阶。“您知道，那是一位来自格拉瑟的含羞草种植人。我认识他，模样儿很英俊，跟泰莱莎同岁。她在信中对我写道，她爱这个男人，他也爱她，我得原谅她。”

“您原谅她了吗？”昂热拉问。

“我可是比她老得多。”老翁说，将瓶子重新沉进海水里。

昂热拉望着他。

“难道不是吗？”老翁问，“我不该原谅她吗？”

昂热拉仍然盯着他。

“好吧好吧，”老人说，“我从来没有原谅她。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我恨她。”

“噢，不，”昂热拉说，“您要是恨她，那您就会原谅她，早就把她忘掉了。”

“夫人，”老翁说，“从来没人这么对我讲过。是的，我从没恨过泰莱莎，一直爱着她，时至今日还爱着她，虽然我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但这不要紧，不是吗？”

“压根儿不要紧。”昂热拉说。

“先生，”老翁说，“我祝贺您。这位夫人拥有伟大的心肠和清醒的理智。这夫人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昂热拉听后望望我，仍然笑吟吟地攥紧我的手。她一笑，眼角外围就形成了许多纤细的小皱纹。

“当时我又喝起酒来。”这时老翁又说道，“很长时间内一切都可以。后来我遇上了不幸，在海上。我失去了我的船长委任书。我不再是船长了，永远不能再上船了。”

“多可怕。”昂热拉说。

“不及另一件事可怕，”老人说，“远不及那么可怕。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我沿着整个海岸工作过，从马赛到芒通。后来，重活再也干不了啦，我就找轻点儿的——最后干起了这个。我在这里非常快活，我在安提伯斯海岬有朋友。只是每当我想起泰莱莎……”

“是啊……”昂热拉说。

“但我不再想泰莱莎了。”老翁说，“我永远不再想她，永远不再。不，多年来就不再想了。”他坐到一级台阶上，端详着他的那双皴皴的大手。

昂热拉拉我走开。

“走吧，”她说，“他现在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场。他神游在泰莱莎身旁。”我远远地听到教堂钟声敲响了。现在是两点差一刻。“咱们得赶紧。”昂热拉说。

“是的。”我说。

我们并排登上台阶。它通往一条连接码头和属于“海岬酒店”的“岩石乐园”饭店的小径。它们相距只有几百米。我看到许多人在饭店下方的岩石平台上晒太阳。我想起李兹·泰勒、里查德·布尔顿和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人唐·卡洛斯，那位流亡的希腊国王和他的妻子，许多王子、公主、伯爵和公爵，坐着美国的钢铁亿万富翁的那一桌，想起了科尔德·尤尔根斯、亨利·基辛格、印度公主和所有的其他人。我在“岩石乐园”遇到过他们，他们坐在平台上喝他们的开胃酒。正因为有这么多富甲天下或大名鼎鼎的人物来到此地，我才要求跟那个人在“岩石乐园”碰头。我突然想，我可能是疯了，我的计划令我陡生恐惧。如果身旁没有昂热拉，我会当场转身逃走。但我不知道逃往何处，因为在发生过那一切之后，在我做过那一切之后，事实上我已很难逃脱了。但昂热拉在我身旁。她拉着我的手，因此我继续沿着深蓝色大海上方的小路走，走在深蓝色的天空下，走在橙树、橘树、松针树、棕榈树、杉树、桉树、玫瑰、丁香和开着金黄色花朵的我不认识的葳蕤的灌木之间。我走得很快，惊讶地想：我的左脚根本不痛。它为什么不痛？它在“沙利马”的甲板上可是痛过。是激动的缘故吗？抑或一切都只是一场错觉，我还是能活命的？不，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你得相信布洛赛医院的儒贝尔大夫对你讲过的话。他是位出色的大夫。你想听到实情，现在你知道实情了。将它藏在心间，你知道吗？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将它藏在心间难得要命，但我肯定会这么做。因此，我来到了这里。我告诉昂热拉：“前面就是马赛尔。”

“对。”她说。我们相互讲德语。虽然昂热拉·黛尔菲娅是法国

人，但我精通她的语言。她讲话时带着轻微的口音，但是很流利。
“你的脚疼吗？”

“不。”我说。这是撒谎。因为现在，近乎一种轻松，我终于感觉到了那种抽痛，我对它太熟悉了。那好吧，我想。“不，”我说，“我一点也不痛，昂热拉。等会儿我一定得给那位老翁十法郎。”

她突然停下脚步，拥抱我。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我们像是一个身体、一个人。昂热拉温柔地吻我的嘴。后来我看到，她的棕色大眼睛里噙着泪水。

“你怎么了？”

“没事，”昂热拉说，“没事。什么事也没有，罗伯特。”

“不对，”我说，“有事。你肯定有什么事。”

她让她的脸贴着我的脸。当我背转向横卧在她眼前的大海时，我听到她耳语道：“我感激你，上帝。我感谢你让我有如此的经历——它是这样的美妙。上帝啊，请保佑我们俩。我对你言听计从，但请你保佑我们。”

我回想发生过的一切，我做过、将要做和将要面临的一切。此刻昂热拉看不到我的脸，这令我非常高兴。我瞥见我的右前方有一条铺着白得迷人的细石子的宽路。路两旁林立着雪松、棕榈和精心修剪的灌木丛。“海岬酒店”远远地坐落在那后面，房屋正面墙是黄色，像座宫殿，四周是花园，园中花团锦簇。小路和未铺石子的路面呈微红色。昂热拉更紧地偎依着我，我现在非常强烈地闻到她的皮肤的芳香，就像新鲜牛奶一样好闻。我想，我将我所做的一切、一切，也包括最卑鄙的事，都对上帝、对昂热拉讲过了，以求得人们理解我们的爱情。上帝也会原谅我，因为理解一切和宽宥一切是他的职业。我感觉到昂热拉的心跳。它跳得很快。

“您好，马赛尔！”鸚鵡说。那是一只自称“马赛尔”的鸚鵡。我们站在大鸟笼前，它蹲在笼子里。鸟笼挂在通向“岩石乐园”饭店的红土路的路边。我的左脚现在疼得相当厉害。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的这个午后，天气酷热，热得发疯。今天是星期四。这几年来我一直受不了炎热，虽然我穿着极薄的蓝衬衫、白裤子和白色轻便鞋。我身上大汗淋漓，没穿袜子。我突然感到乏力头晕，但我知道，这只是因为炎热，我得呆在这里，直到约我来这里的那个人露面。我眺望大海，肯定有三十几艘游艇，其中有相当大的，它们全泊在这里。除了法国国旗之外，船上还挂着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瑞士的和比利时的国旗，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克劳德和帕斯卡勒正在登上小船，它横停在他们的游艇旁。一架梯子从游艇的甲板伸下来通向小船。那条狗还在甲板上。它激动地来回跑动。一丝风都没有。我右转身，越过大海眺望那缤纷的港口和胡安派恩斯的房屋。还有，在远方的大海湾里，透过骄阳的雾峦，我依稀看到戛纳的老港口、新港口的康托码头、十字架路两侧的棕榈树和树后的一座座白色酒店，整个城市及其建筑物、别墅和坐落在通向戛纳上城区山坡上的大花园里的“豪华住宅楼”，但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右边，在戛纳东侧，是加利福尼亚区，昂热拉住在那里。我无法辨认单一的建筑，但我还是想，我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家、我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因为昂热拉和她的房子是我如今可以称做我自己的一切，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这一切和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我现在还需要的东西，就要来了。

“美貌的女士！”马赛尔说。它的纽扣眼睛乌溜溜、亮闪闪，盯着昂热拉，我也看着昂热拉。她不仅漂亮。她是我所见过的最靓丽的

女子。她的头发红得发亮，她的脸瘦削柔弱，脸上生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昂热拉·黛尔菲娅跟我一样高，三十四岁。我四十八岁。这最初曾经让我非常苦恼和担心。现在它微不足道了。现在一切都美妙无比。昂热拉身段窈窕。昂热拉身上的一切都完美无暇，我爱她身上的一切，那绵软、柔嫩的嘴和微翘的唇，那小小的耳朵，鼻子，她的乳房，她的身体，她的修长的腿。只要有可能，昂热拉总是呆在室外，这样她的皮肤就总是散发着清新空气和太阳的芳香，太阳晒得这身皮肤到处都黑黝黝的。昂热拉穿着条白裤子，裤脚管很大，其他部位跟我的一样很紧，另加一件款式令人咋舌的白毛衣。它没有袖子，紧绷在身上，图案上延，直到前翻的衣领。毛衣后面开口很深，露出昂热拉棕色的背部。腋窝底下，腰身从两边收向中间。昂热拉的漆皮鞋后跟宽而粗笨，白色贴皮上有两只蓝色小锚的符号。她一点也没化妆，身上没有一点香水味，这正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丝毫不做作。她的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斜切面包形状的结婚戒指。

“已经两点过三分了，”昂热拉说，“那人迟到了。”

“是的，”我说，“但是他会来。他肯定会来。他必须来。是勃兰登伯格亲自通知我的。勃兰登伯格亲自为我用密码译了新的指示，让那人带来钱，好让我付给我的线人。”

“你为什么偏要在这里约见那人？”

“这我对你讲过，昂热拉。在已经发生过那一切之后，我们要避免任何冒险。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边有许多人，不可能作案。勃兰登伯格想稳妥无误。我也是。我不愿我会像其他人一样出什么事。”

“噢，上帝啊，”昂热拉说，“假如你还是出了事……如果你死去，我也去死。这听起来很感人吧？不过你知道，这是真的。”

“是的，”我说，“我知道。”

“我没有你就没法活。”

“我没有你也没法活。”我回答，茫然地想着我们俩刚刚讲的话，想没有我生活对于昂热拉将会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她真会像她讲的那样做吗？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以防她没有我也得继续活下去。

“这人带给您很多钱吗？”昂热拉问。

“是的，”我说，“很多钱。那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要价很高。”这下我又在骗她了。我别无选择。永远不能让昂热拉获知在马赛尔的鸟笼前这次约会的真相。我确实是约了一个男人在此碰头，但他不是我的上司派来的信使，噢，不是的。他将带钱来，这个男人，噢，是很多的钱。这才是开始，还会更多，越来越多，源源不断。我是这么要求的。我不再是两个月前的那个我了。面对流氓，我自己也成了个流氓。昂热拉对此一无所觉。我现在跟那些人一样了，这我无所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我只还在乎一个人——昂热拉。

我从没像爱她这样爱过别的女人。她也从没像爱我这样爱过哪个男人。这份报告应该是对一位我挚爱的女人的生命保险。因此，我现在也祈求上帝，让我还能将我经历过的一切写完。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到。只是个时间问题。

“万一这人出了什么事呢？”昂热拉问。

“他没出什么事，”我说，“他会来的，他肯定会来。这我们大可放心。”但由于我担心会失去自制，就抖抖索索地从我的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我不能吸烟，可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现在，在我得知了最后的真相之后，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想，这是最后的真相的愉快之处。烟钻错了喉咙，我咳嗽。

“吸烟过多。”马赛尔说。

“它说得对。”昂热拉说。

“这是我今天的头一支烟。”我说。管它第几支呢，无所谓，我

想。

“你向我保证过，再也不吸烟了。”昂热拉说。

我把烟扔到红土上，踩熄它。

“谢谢。”昂热拉说。她单臂搂住我的肩。单是我们的接触就让我愉快，让我忘记一切，过去、现在甚至等待着我的将来都如此。

“这下特拉博夫妻来了。”昂热拉说。“沙利马”的小船果然划出一个大弧接近码头了。我想，有个不准时的使者真是幸运，因为我请求过克劳德·特拉博，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偷拍几张这位信使和我的照片。克劳德有一架非常好的相机，我想要我正在等候的那家伙的照片，他、我和交钱时的照片。一切顺利，我想。

我们脚下，一只摩托艇载着三个穿着白袍的僧人突突地开走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住在圣火奴拉特岛上的齐斯特教堂里。另一个圣玛格丽特岛更小。两个岛距陆地都不足一公里。昂热拉也认识这些僧人，我们到过他们的岛上。她招手，三个僧人一齐挥手回答。他们酿制一种名叫“莱丽娜”的甜酒。

“这些僧人是将‘莱丽娜’送到‘岩石乐园’来的。”昂热拉说，“他们总是送到那里去。”

我目送着摩托艇，继续透过琥珀式的太阳光泽眺望远方非常模糊的戛纳。昂热拉望着我，然后她也顺着我看的方向望去。

“咱们一返回就马上回家。”昂热拉说。

“那当然。”我说，“回家吧。”

“你非常想回家，是不是？”

“非常想，是的。”

“不像我想得这么厉害。”昂热拉说，“一大早感觉有你在身旁，真是太美了。你也一样吗？”

“同样美。”

“我要让你始终感到美妙，罗伯特。”

“我也要让你这样。”

“我又想感觉你了。”她说，“咱们一回去，咱们就又要发疯了。”

“对。”我说，“然后咱们就谈心，放唱片，收听最后一道电视新闻，继续谈下去，像往常那样，直到天亮。”

载着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的小船现在已经很近了。

昂热拉说：“如果咱们讲累了，如果咱们当中一个人睡着了，另一个就得马上唤醒对方。我唤醒你，你唤醒我。别忘了，咱们相互许诺过。”

“我会唤醒你的，昂热拉，我已经经常这么做了。”

“我唤醒你。”她说，“咱们不能睡得太多。咱们睡时相互听不见，相互看不见，也相互感觉不到。”

“不，”我说，“咱们真的只能睡一会儿。”

“睡觉，这就像死了一样。”昂热拉说，“人们对待他们的时间的样子，往往就像他们有永恒的生命似的。没人知道他还剩有多少时间——一年，五年，一分钟。”

“这是我对你讲的。”

“我相信。”昂热拉说，“我想跟你白头偕老，罗伯特。咱们绝对不可以在吵过之后未和好就睡熟。如果咱们有一天争吵……”

“咱们永远不会这样！”

“也许会，”她说，“不是争什么大事，是为芝麻大的小事。如果咱们为这么一点小事争执，那咱们一定得先和好再睡着。”

“一定。”我说。

“噢，罗伯特，”昂热拉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奇迹，每晚每夜都是。每一次拥抱。你的每一个目光。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我在你身旁走的每一步。有你躺在我身旁，每一个早晨对于我都是一个奇迹。”

“现在将永远这样，”我说，“对于你对于我，只要我们在呼吸，只要我们活着。”

“对，罗伯特。”昂热拉说。

“这是天堂。”马赛尔说。

这回它说对了。这是天堂，是我和昂热拉的。她吻我的脸。

“幸福绅士。”马赛尔说。

这是说我。这它也说得对。八个星期以来我是这个世界上幸福的男人。尽管有一切。或者正因为如此。昂热拉从我身旁走开，望向特拉博夫妇，他们刚好从小船里跨上岩石台阶。我对她说：“我爱你，如果我此时此刻必须死去，我就是最幸福的……”

这句话我没讲完。有什么东西威力可怕地击中了我的背部，在左肩下方。我向前仆倒，倒在红土上。这是一颗子弹，我想。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但是我没听到射击的震动声。

我还知道，我听到昂热拉喊叫，但是我不理解她喊什么。我知道，我在想：这一下我不能给台阶旁的那位老翁十法郎了。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疼，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只是再也动弹不得，发不出声来。现在除了昂热拉的声音，我还听到其他许多声音，高高的、吓坏了的声音。后来，我四周突然一片漆黑，我有一种跌倒的感觉，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跌进一个无底的漩涡。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想：原来这就是死亡。

这是开始。

3

我又苏醒过几次，虽然不是完全清醒。当我睁开眼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昂热拉的棕色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们。昂热拉在讲话。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她，因为有什么在非常大声地嗡嗡响。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是一架直升机的旋翼。我们在飞行。直升机在颤动。我躺在一只担架上，被缚得紧紧的。我身旁的一个男人高举着一只瓶子。瓶子上插着一根管子。